靜虛齋惜陰錄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十一

吳興顧應祥

雜論二

世儒往往謂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聖王之治愚謂不然聖王之治天下惟安其民而已矣時而封建民心安矣不能改而爲郡縣也時而郡縣民心安矣亦不能改而爲封建也封建莫知其所由始蓋自生民以來則已然矣民生有欲欲必有爭故必推才德足以服衆者一人以爲之主有一方之民則有一方之主此諸侯之始也中

間強弱之不倫疆宇之廣狹又不能無爭也有聖人者出其才德足以統御之者則又推而爲天下之共主此天子之所由始也天子不能以獨治也又於諸侯之中擇其賢且才者假之弓矢鈇鉞以征不庭之國此之謂方伯連帥也上古之時人心淳朴天子不以天下爲已物有賢者則讓之不以爲異厥後人心不古天子不能不以天下傳之子不傳之子則起爭端於是乎遂家天下矣諸侯皆世其土天子不能不世其天下也繼世之君不能皆賢則失其統御之道而諸侯之中亦不能皆賢

於是各欲廣其疆圉而併吞之禍起矣且夫禹會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成湯放桀所存者
三千餘國武王克商定五等之封凡一千七百七
十三國春秋之時大國十二小國無幾矣戰國之
時止有七國秦併天下取於六國之手未嘗罷天
下之諸侯也秦之失天下以暴政虐民人心離散
非罝郡之失也論者咸謂封建則上下相維無一
夫横行之禍亦無操莽移祚之患殊不思諸侯之
國以強陵弱今年滅某國明年又滅某國干戈擾
攘生民不得一日休息借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可以言全盛之時也至於後世匪特不朝也僭稱王者尚不能制三家之分晉田氏之遷齊不惟不能討而且命之爲諸侯矣夫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施澤於民久故雖衰微之極猶能徒建虛名於諸侯之上非若後世崛起之君間關百戰以有天下也間關百戰以有天下又豈肯分之於人乎昔酈食其勸漢高復立六國後張良止之若使當時復立六國後則復爲戰國矣漢豈能混一天下乎又如封建則卿大夫皆世其祿賢而在下者亦不能致用矣

令天下郡縣已久其要在於擇守令之賢者重其
權而久其任則久安長治之道也又何必遠慕古
法而爲迂濶之談乎 右論封建

世儒迂濶之談以爲井田可復予以爲決不可復也
三代之時爲井田者皆中原平曠之地若大江以
南吳越荆楚西蜀閩廣皆蠻夷之國高山大川紆
曲險阻勢不可井亦未嘗井也且中原之地湮廢
已久必欲復古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逹于畿必須移城郭遷

廬舍，政濬渠竭民之財力，數十年而可成。中間又有不可行者：一夫受田百畮，餘夫二十五畮，俟其有室家始受田百畮。竊恐境內之田有限，而民之生齒日衆，將何以繼之？受田之時，縣官不以時給，或不能盡給，必訴于上，而訟亦日繁矣。又如五畮之宅，二畮半在田，二畮半在邑，不知每家給與二畮半乎？抑每人給二畮半乎？若每人給二畮半，必須於邑外預留空地，恐亦不能繼也。又按周禮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

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鄭氏註云萊謂體不耕者觀此則周之初不耕之田尚多非若後世無不耕之田也議者咸謂商鞅開阡陌壞三代之良法殊不知商鞅在秦孝公時爲相是時未併六國所開者秦之阡陌也未嘗開六國之阡陌也今江南地方山邊水涯無尺寸之遺亦有栽旱禾於山上者豈皆商鞅開之乎及考杜佑通典又云秦孝公用商鞅乃隳經界立阡陌宋儒乃謂商鞅開阡陌二説不同可見皆意度之耳右論井田

王莽欲行井田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愚謂博以秦順民心未必然至論井田不可復誠確論也

論者咸謂井田廢而民之貧富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卓錐之地然亦不盡然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凡民之生自有能治生者自有不能治生者古者即有上農次農之分雖欲齊之不可得也

若夫累積鄉里用強吞并財産者皆勢要權貴之家有司不能裁抑而反助之以益其富至於勤儉積累以起家者或加之以誅求或困之以重役反爲田所累者亦多矣故吳中俗語云昔年田是富之足今日田爲累字頭爲是故也自漢以來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皆終不能行何也勢不可行也王莽令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此尤不可行者今之官田乃公田也不曰轉賣而曰轉佃屯田乃軍士所以屯種者也亦有私相典賣者矣雲南之職田武職之俸田也亦有私相典

賣者矣不特是也凡一應起解錢糧亦有私相借貸侵用者矣若欲禁人之典賣田土雖嚴刑峻罰亦不能也徒足以擾亂而已丘學士濬大學衍義補論制民之産其畧曰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以丁配田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在立限之後惟許賣有增買者并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

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以數分配仕宦之家因官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已死者優及子孫寓世祿之意名配丁田法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而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産田直日賤而民産日均兼併之患日以漸消矣愚謂此說亦難行也且以吳下觀之一縣之内田多丁少者什一田少丁多者什九而有

丁無田尤多豈能以一丁配田一頃乎民之買田賣田家有興替勢所必至官府豈能一一爲之限制令之牧民者遷轉不常人各有見豈能行之數十年而不變乎不若順民之情田多田少亦不須計買田賣田亦任其自爲不必禁止止以二百畝爲一戶當一戶之差二千畝者爲十戶二萬畝爲百戶不滿二百畝者朋爲一戶以田多者爲正戶田少者爲貼戶富室厭其戶差之繁自然不欲田多有力量者聽中間興廢不同十年造冊推收改過其優免之法議定一品與公侯伯免幾戶二品

免幾戶三品以下免幾戶五品以下免幾戶七品以下免一戶止免其差役糧稅不免致仕與見任同以贓去官者不免已故者亦不免恐難繼也如此則狡猾之徒寄田於仕宦之家與仕宦子弟受人之寄以優免者俱潛消矣欲行此法即於造冊之年每布政司委堂上官一員直隷去處委戶部郎中一二員親歷各縣督查造冊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以就緒矣右論均田之法

肉刑不知其所由始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

民弗用靈制有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虐之刑
蓋指肉刑也唐虞及三代盛時不輕用此刑舜典
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
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以此觀之未嘗輕用肉刑也後世暴君酷吏淫刑
以逞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專以此逞威故晏子對
齊景公言踊貴屨賤譏其刖足者多也至漢文帝
因女子緹縈之言詔除肉刑自是天下後世犯罪
者得全其肢體矣按文帝之詔曰今法有肉刑者
三三者謂墨劓剕也墨者黥也劓者割鼻也剕者

斬左右趾即刖足也不言大辟者大辟死刑不可除也不言宮刑及查景帝元年議文帝爲太宗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宮刑已除之矣古者法制未備故習用肉刑然用五聽之法不輕以加人非若後世之枉濫也且夫聖王制刑以齊民所以使之遷善改過也若用肉刑雖賢人君子誤罹刀鋸亦不能改過自新矣漢唐以來議復肉刑者咸謂聖王之制肉刑使民畏之而不敢犯獨不思隋時盜一錢至死而盜不止聖王之治天下平其政而民自化矣

必裂人之肢絕人之嗣以爲法执又况前代之制
不同殺人之罪亦得以赦放又有以肉刑代死者
故李勝曰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
肉刑代之矣與其即死不若肉刑之猶可以得生
也方 今律例詳明鬬殺者絞故殺者斬強盜不
分首從皆斬竊盜三犯者絞強姦者絞凡真犯死
罪及十惡者俱不赦宥徒流以下情重律輕者例
充軍又復肉刑將安施乎且鞫獄之官多有不得
其情者誤以徒流猶可辯也誤以死罪監候會審
猶可辯也誤以肉刑豈能辯乎又如誣告人死罪

已决反坐以死可也若誣告人肉刑已决抵以肉刑可也被誣之人安能復續肢體乎又有一等酷暴之吏以私意入以肉刑將何所控訴乎近見湛若水井泉樵語云或曰欲毋肉刑也可乎曰可則堯舜之仁爲之矣夫愚民殺之而不見其形則不知戒戒而使遠之仁之術也若水之論欲復封建欲復井田欲復肉刑皆泥於古而不知其不可也

皇明祖訓首章有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
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大聖人仁之至慮之遠真足以爲千萬世之令典而
世儒往往復爲迂論是古非今何其謬抑應祥爲
山東按察使遇嘉靖戊子鄉試考試官給事中某
出策題欲復肉刑應祥以　祖訓示之遂止若水
任翰林數十年不覩　祖訓何耶　右論肉刑
國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
山之陰以夏至祀地祀天則以大明夜明星辰從
祀祀地則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載於　大

明集禮及存心録洪武十年始定合祀於

天地壇大祀殿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諸神俱從祀

而朝日夕月禜星之祭俱罷

成祖遷都于北一遵

太祖之制建天地壇於京師正陽門外

列聖相繼莫之有改嘉靖八年始改復南北郊及朝

日夕月之制當時夏言之創議在廷諸臣之議論

考據經典各有所見然皆未嘗推原

太祖立法之本心也夫禮也者本於人心非由外至

者也祭也者所以將其誠敬之心以感格於神明

不在乎儀文度數之閒也古者禮文簡朴天子出入無千乘萬騎供億之費周雖尚文亦不若後世之繁也故邦畿之内地方千里自足以供朝覲會同之需後世禮文日繁車駕一歲四出不惟勞民動衆且起厭怠之心必至遣官攝祭而我將我享之誠遂廢觀漢唐以後三年五年一郊可見矣故

聖祖之心慮及於此定爲合祀俾

聖子 神孫可以世守而不失隔年省牲歲首舉事

大祀既成然後諸司說事可謂極其誠敬矣犧牲有所齋宿有宮神樂有觀每歲一舉便於行事不

致怠忽即如新官到任儀注以應祀神祇合祭於城隍亦此意也無非節財省費以便於民而已大學士丘濬大學衍義補引虞書類於上帝謂虞亦合祭愚謂類字雖有聚之之意但類亦祭名未可據以為合然經無明文莫可攷矣至謂古者言天則地在其中又曰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一年之間夏至在冬至前並祭則以為瀆地先天祭豈非越次乎又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建午之月乃祀地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以義起亦可也斯皆

有見之言不可非之也今改復四郊之制固於古
禮相合但冬至之日又有履長慶賀之禮先期齋
戒則習儀之禮廢矣至日舉祭則慶賀宣　表之
禮廢矣若欲兼舉則勢有不能非所以將敬也至
於祈穀之祭雖本諸月令然上帝之稱解者不一
愚謂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冬至已祀于郊矣復有
祈穀之祭無乃數乎曷若罷祈穀之祭仍以正月
上旬祀天於南郊若以地爲不當並祭即以十月
上旬祀地於北郊日月星辰既從祀于天則朝日
夕月之禮不行亦可也春則以祈冬則以報事簡

而禮亦不外矣議者咸謂祀天於冬至以陽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始潛萌下地之始殊不知以陰陽言則陽生於子陰生于午以天地言則天包乎外地居于中天高地下四時之氣未嘗不通正月三陽開泰萬物發生之候以之祀天正所謂乾知太始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成之候以之祀地正所謂坤作成物也况舜典正月上日肆類於上帝有何不可又如南郊建 大祀殿 太祖有深意存焉故 太廟拜位設在露臺而 太祀拜位設在殿內豈敬 天不如敬 祖乎暮夜

倉卒寓防範之意且以免風雪之患耳議者又執露祭之說殊不知古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特燔柴於泰壇而已所謂壇者不過擇高阜之處爲之至秦而有四時之制今之壇壝已非周制三成之臺其高數仞豈能保無風雨剥落之患或擬以屋覆者既不可行或擬以椶護者亦豈能經久且冬至沍寒之候萬一風雪大作

至尊何以行禮是徒知慕古之虛文而不知古禮之不可行者多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今則不用裘矣大司樂掌成均之

瀀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則祀天之樂皆統于成均也今則領於太常矣月令天子迎春於東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安得一一盡如其制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一代自有一代之制酌乎古而宜乎今可也何必盡泥乎古乎今禮制已定豈敢妄議鄙見如此聊以備一說云爾　右論郊祀之禮

古人論郊祀之說者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後世儒者之論紛紛不一或謂五帝之名本於讖緯之書出於妖妄者或謂秦燔書滅

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祠白青黃赤四帝漢高
帝因又增北時並祠五帝者愚按周禮祀昊天上
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周時已有五帝之
祭矣非始於秦也威靈仰諸名雖出於緯書亦上
古原有此號古人之稱謂不同如歲陽閼逢旃蒙
之類歲名攝提格單閼之類是也但以北辰耀魄
寶爲天則非矣天文書紫微垣十五星在北斗爲
天子常居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及
太子第二星主帝王非耀魄寶也五帝五星在華
蓋星下爲大帝之位一曰五帝内座鈎陳六星在

五帝下爲后宮鉤陳内一星爲天皇大帝其神爲
曜魄寶是皆天文家以此爲占驗之術豈可即謂
之上帝乎夫天本一氣耳以其髙髙在上似若有
形體者故謂之天又謂之穹蒼爾雅云春爲蒼天
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以四時而言也尚
書說云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
則曰昊天仁覆愍下則爲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天豈有是名哉人
自稱之耳謂之曰上帝者以其主宰萬物而言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凝結於下則爲人爲

物其精華發見於上者則爲金木水火土之五星其流行於兩間以生育萬物者則爲五行所謂五帝者即五行之神也又謂王者各以所禀五行之精爲感生帝周以木德祀感威靈仰容或有之愚謂五行之神不可不祀但不可與天爲六或從祀於郊可也或如月令以四時季夏遣官攝祭亦可也

右論祭五帝

孔廟祭祀成化十三年禮部尚書周洪謨議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以爲夫子人臣不當僭用天子之禮樂仍革

爲六佾以愚所見雖用八佾亦無傷也樂舞之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所以別上下定名分也魯諸侯也而用八佾故謂之僭今孔廟之祭天子之祭也祝文曰

皇帝遣則非臣下之祭也祭用生者之爵以天子之祭而用天子之禮樂豈謂之僭乎若以夫子爲人臣不當用八佾則夫子亦未嘗爲諸侯也魯之大夫也雖六佾亦不當用矣古者天子養老于太學以父兄事三老五更親自袒割非屈天子也所以教天子以孝弟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

爲五更皆當時之臣豈賢於夫子乎不特漢也後魏後周以夷狄入中國亦能行之孔子之道真足以爲萬代帝王之師雖嘗爲魯司寇未嘗臣於當代非若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今自天子以至庶人所誦習者皆孔子之道也非尊孔子也所以尊道也亦示天下以教化之原也雖天子至尊無上猶屈已於聖人之下也今天下佛寺道觀極其尊崇僭侈吾儒不惟無一言救正又從而阿附之甚至助之錢物以求冥福何獨於孔子而紛紛然議之乎或曰國學可用八佾各郡學亦用八

佾可乎曰不可也非天子之祭也今山川社稷俱不用樂舞山川社稷所以養民者也先養而後有教也故不用亦可也 右論孔廟祭祀

孔子塑像不知起於何時議者咸謂中國無塑像塑像起于釋老予往年過長沙謁嶽麓書院見孔子與顏曾思孟像俱如跪狀蓋古之坐也人云自蜀中文翁講堂傳來者予未之信及閱岳珂愧郯錄云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乃文翁當時琢石所爲者則漢時已有像矣又見山東鄒縣孟廟中有石琢孟子像亦是跪坐可見像

設亦已久矣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祭祀主人西面奠爵尸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意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又謂古者造木主以棲神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蘇子私試策問曰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

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予以爲是皆迂論也古者尚右故廟皆東向不特神道尚右也朝廷之上亦以右爲尊故以右丞相尊於左丞相後世以南面爲尊故尊其神以南面庸何傷乎古者祭必有尸後世設像以代尸亦何害乎籩豆簠簋之陳所以將吾之誠豈真有神依于土木之中而慮其俯伏匍匐以就食乎假如天地山川非人也而以牲醴祭之以人道事之也禮者時而已矣古人之禮古之人道也今人之禮今之人道也若必欲復古置籩豆簠簋於地而祭之人以爲不敬矣予又以

爲國學乃　天子臨幸之地以先師像巍然坐于上似乎非宜若在外郡縣用像亦無妨有廟貌則使人瞻之而起敬矣　右論孔子塑像

孔子弟子家語載七十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傳七十七人家語有而史記不載者陳亢琴牢薛邦縣亶四人史記有而家語不載者秦冉顏何公伯寮鄡單鄭國五人史記正義云家語薛邦字徒史記作國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是矣陳亢或以爲子貢弟子又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爲友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觀此則琴張似非孔子之門人也但不知琴牢即琴張否史記之所以不載者其以是歟家語有縣亶而史記亦不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家語不載宜也秦冉顏何鄡單亦不載何歟又查四書大全引仁山金氏云文翁石室圖七十二賢則又增入蘧瑗林放二人而無公夏守公堅定鄡單句井疆縣成原亢顏何邽選公孫輿如公伯寮十人而又以奚容蒧分爲

二人一曰奚蒧一曰客蒧文翁漢武時爲成都刺
史當時未曾專祀孔子或者以義起之或後人圖
於文翁講堂亦未可知然後世以蘧瑗林放從祀
實昉於此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追贈孔子爲文
宣王以顔子以下十人爲十哲顔子贈兖國公閔
子以下九人贈侯爵其餘七十三人俱贈伯爵盖
兼家語史記文翁石室圖盡載而又以琴牢琴張
爲二人琴張贈南陵伯而琴牢無贈其重復可知
又家語申績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字周開元追贈
者申黨爲邵陵伯又有申棖爲魯伯論者亦以爲

重復又宋高宗紹興閒七十二賢贊其贈爵仍開
元之舊而又無公夏守公良孺公堅定顏祖鄡單
罕父黑原亢顏何公孫與如九人亦有蘧瑗林放
而申黨申棖亦各自一人今嘉靖九年考正祀典
以蘧瑗林放各祀于其鄉秦冉顏何公伯寮俱罷
祀申棖申黨止存其一皆本於程敏政篁墩文集
之論也愚按孔門弟子當以家語爲據蘧瑗林放
家語史記俱無原非孔門弟子止因文翁石室圖
有名而流傳祀之公伯寮雖載於史記而家譜本
無況愬子路於季孫道不同不祀可也若夫秦冉

顏何雖不載於家語然史記明開秦冉字子開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蓋今之家語非舊本也𡍼墩集乃以爲字畫相近之誤豈其然耶又如家語載縣亶字子象想當時必有其人而祀典遺之子由古史曰孔門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録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録之但又不及縣亶今之建議者止遵𡍼墩集而不曾深考故特書以示後人知之右論孔門弟子

漢以後雖知崇奉孔子而未嘗專祀高祖過魯祠以大牢至元帝時始以孔霸爲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始追贈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後漢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享祀周公孔子蓋古者天子視學行養老禮必釋奠先聖先師非專祀也七十二子惟臨幸闕里間一祀之魏齊王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顏子配享蓋始於此以後周公孔子迭爲先聖未有定制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以房

玄齡等議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貞觀二十一年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共二十二人爲先師從祀始此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等議以周公配享成王復以孔子爲先聖玄宗開元八年以國子司業李元瓘議改顏子立像與十哲俱爲坐像曾參大孝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子與二十二賢圖形於壁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

宣王正位南面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贈公爵餘
贈侯爵曾參以下贈伯爵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
攝行事祭孔子以春秋二丁始此宋眞宗祥符元
年封禪過魯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加封從祀
諸賢公侯伯爵五年改贈孔子為至聖文宣王神
宗元豐七年始以鄒國公孟軻與顏回配食宣聖
荀況楊雄韓愈從祀徽宗崇寧元年始追封孔鯉
泗水侯子思沂水侯三年賜辟雍殿名大成以王
安石配享位次孟軻大觀三年始以子思從祀理
宗端平二年始升子思十哲以胡瑗孫明復邵雍

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
從祀淳祐元年始黜王安石以朱熹從祀
國朝洪武中以行人司副楊砥建議黜去楊雄以董
仲舒從祀成化間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欲黜漢
唐諸儒不當祀者又謂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
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而子反居上要於廟學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子
之父孟孫氏配享而以程子朱子之父從祀未及
施行今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別立啓聖
祠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程朱之父及蔡元定從

祀於名分固已正矣以愚觀之十哲之説始於唐開元間本諸論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言厥後以顔淵配享而以曾參補之曾參配享而以子思補之子思配享而以顓孫師補之已非論語之舊矣竊意孔門弟子顔子亞聖曾子傳道其餘者豈當輕爲優劣不若以夫子南面四配侍坐其餘七十二子止用木主照齒序列於兩旁經師左丘明等列於東廡之上漢儒列於西廡之上唐儒列於東廡之下宋儒列于西廡之下啓聖祠止以顔曾思孟之父配享則事簡而理明矣又按先年

諸賢俱書爵書名今革去封爵止稱其子某子混
而無別孔門弟子爲冉子者六爲公子者三莫知
爲誰公良孺本複姓公良名孺而一槩謂之公子
尤爲無稽宰父黒本姓宰父而訛曰罕父子先聖
既稱先師孔子而弟子之中又有孔子兩廡從祀
又有孔子不亦相犯乎左丘明或以爲姓左或以
爲姓左丘而稱左丘子是皆主議者欲伸一時之
見而不加熟思審處故也愚以爲弟子牌位宜書
其字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後人祭先賢而
稱其字亦何傷乎左丘明等傳經之儒宜加以經

師二字左丘明不知其字宜書曰經師左氏今名其書曰左氏春秋故也後儒從祀者宜稱漢儒唐儒宋儒有爵謚者書其當時之爵謚無爵謚者或稱其號或稱其字庶有所分别而觀者亦知所瞻仰矣 右論孔廟後祀

射之爲藝本爲禦侮而設然必德脩於己而後不失正鵠故君子以是觀德古者以射選士我

朝洪武三年定學校射儀載在 大明會典及

大明集禮而集禮之中所載司 府州縣射儀圖式尤爲詳備今皆不行而提學官員間有好古而舉

行者俱用世儒所編射禮儀節射禮集要諸書雖本於儀禮舊文而中間增損附會不同甚爲無謂鄉射禮文本無延射揚觶之說也惟射義有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家

語所載則曰厠有存者竊詳當時本謂觀者如堵牆人衆不能盡使之入故使子路擇而延之而又尚多也故又使公罔之裘與序點揚觶而俾其自覺以退此乃孔子一時之事而先儒猶以爲盛德者不爲婉人之舉疑其非孔子之意或門人爲此說以推尊聖人而過甚耳若夫鄉射之禮賓與衆賓皆夙戒矣又豈復有延而入者乎賓與主既相獻酬矣又豈可復揚觶而使之去乎此不通之論也且古人之禮不可行於今者多矣古人之坐類乎今之跪也故坐而取矢坐而奠爵禮也後世之

坐與跪截然不同矣而使賓與遵皆跪而行禮無乃太褻乎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諸侯卿大夫士皆世其祿禮樂明備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各有意義存焉今之鄉飲酒禮已畢行於有司而習射于學宮者所以教子弟也顧乃使之設爲賓主而效卿大夫之所爲所習者非其所行不有類於優人之作戲乎予巡撫雲南時具疏申明此禮禮部覆題奉

旨通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官轉行各衛府州
縣等學各要遵照　大明集禮每月朔望演習至
今未見遵行殊不思士習於射則他日出而用世
亦禦侮之助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有道有德者教國之子
弟以樂德教其孝友以樂語教其諷誦言語以樂
舞教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祭
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祖廟之樂皆統于成均成者
樂之一終也均者調也成均之義蓋取諸此蓋古
者以樂爲教所以禁人之邪心養其中和之氣故

教化行而風俗美不徒取其聲容而已也三代以後樂之爲教廢矣漢武時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則神示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使童男女歌之自後歷代皆有樂章然皆不屬於成均蓋後世之國學其教不同非古之成均比也我

朝郊廟之樂統於太常而樂舞生以　神樂觀道士爲之既得專其事又無室家之累可謂極其誠敬矣但黄冠非士人之列況情慾人所不免道士雖無妻室安保其能守清規無分外之事乎不若博

選民間俊秀子弟并道童之年幼性敏者名爲雅
樂生仍統於太常一如欽天監例俾世其業優等
者月給糧米德行藝業堪爲師範者授恊律郎寺
丞有缺亦於內推用各生仍令青衣儒巾願習舉
業者許其應試如此則人知自重義理既明則考
律必精不惟可以供祭祀格鬼神而禮樂亦可興
矣
教坊司不知起於何時唐元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
坊典倡優雜伎丘文莊世史正綱云教坊之設始
此按家語孔子相魯定公夾谷之會俳優侏儒戲

于前楚有優孟秦有優旃覩此則優伶自古有之而教坊之名則始於唐耳又唐時有女優則女伎亦自古有之而惟唐爲盛宋置營奴士大夫家燕飲俱以供事我

朝官吏宿娼挾妓俱有明禁一洗前代之陋而教坊妻女淫媾則仍其舊無乃未之革乎夫古之所謂優者類以侏儒爲之不過取其辯給以資詼笑而已未聞其妻女與人淫媾也故太史公作滑稽傳與西門豹淳于髡並列槩可見矣今天下窮鄉下邑凡吉凶行禮俱有樂人名曰樂籍皆良人也燕

會之際俱有戲子亦良人也何獨於　朝廷之上反使淫媟之徒作樂于殿庭之間乎且其司樂韶舞之官既有冠帶而不得齒於士人之列使有豪傑之士不幸而生于其間縱有聰明才智亦不能以自拔彼亦人也豈可絕其向善之心乎鄙見以爲不若月給口粮禁其賣姦使其官俳得與工匠相列但不得陞遷則彼皆知所自重而　朝廷之體益尊矣或曰今各處郡城市壓去處俱有率妓女以覔利爲生者豈能盡革之乎曰此皆私自爲之也若公許之是教之使爲亂也爲治者正其經

而已矣

古者用人不限年歲漢劉向八十爲郎公孫弘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限年不知起於何時我

朝文官七十歲許致仕遵用古典所以優高年也而人心貪戀畏懼黜罷往往減其年歲進士四十以下者其年多實四十以上者則不能盡實矣舉人監生吏員出身則無一人不減數歲者習以爲常恬不爲異昔李君行弟子欲貫開封府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若減年歲以求祿仕是亦欺君矣

而人無非之者習俗使然也况人之氣禀不同或
有七八十而精力不衰者或有未及五十而早衰
者予以爲自今以始但取其才識而不必拘以年
歲已往者令其自首改正仍行提學官考較士子
但論其才學而不拘其老少如有減歲者一體改
正從實有不實者以行止有虧論則此風可以盡
革矣或曰七十致事古禮也曰古者四十始仕五
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事今則未及三十而出仕者
多矣安能一一如古制乎
漢重守令故多循吏宣帝詔曰庶民之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宣起於閭閻知民疾苦故郡守不常易有治效者以璽書勉勵公卿有闕以次召用漢之郡守責任專而久故多善政今天下各省既設布政使司按察司以僉事分道時巡歲遣御史一員巡按又以布政司參政參議分管地方謂之分守巡撫都御史舊不常設今則常設又有公差巡鹽清軍御史皆得行考察之權事無巨細必禀命而後行非若古之郡守得以專制一方也而又陞遷太速不得久於其道舊制內外官員

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後考其政蹟殿
最以爲黜陟厥後雖有推陞之典亦未有不考滿
而陞者近年以來往往不待考滿而遷轉矣給
事中御史有闕例於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曾
經考滿賢能者行取選用今亦不待考滿而行取
矣以故人無固志一切爲苟且之政惟汲汲爲求
陞之謀而爲民之意微矣孔子聖人也亦曰三年
有成今之守令豈賢於聖人乎兼且奔走之日多
而治事之日少欲其政平訟理惡可得乎又况今
之監司不行遍歷惟知市恩取悅而不聞激濁揚

清但有言及有司者謂之刁民下情何由上達而
官邪何以得聞乎
本朝三年一朝覲司府州縣官各賚須知文冊來朝
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貪酷者爲民不謹者冠帶
閒住老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調用丘文莊大學
衍義補以爲非
祖宗初意蓋謂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
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任滿然後
黜降朝覲罷黜似非舊典蓋愛惜人才之意乎謂
貪酷之吏不可一日居者若欲俟九載而黜則民

受其殃多矣朝覲之年正宜去其一二以示懲戒
但欲得其實耳得其實則去一人而千萬人悅矣
至於素行不謹必須指其某事有闗行檢某事有
傷風化然後可加以此名若徒以疑似之跡而一
槩謂之素行不謹俾其終身受此汚名而不得自
不亦冤哉况今之居官善避事者巧於取譽敢任
事者必致忤人豈可以傳聞之言而遽以爲軒輊
乎予以爲遺漏者既許其拾遺則冤枉者亦宜許
其陳辯差官從公體勘誣奏則加以誣罪果有冤
枉准令復職而罪其造謗者如言官風聞則不必

追究可也

國朝洪武三年開科鄉試洪武四年會試廷試進士尋復停止專用薦舉洪武十六年令天下府州縣歲貢生員赴京考試中式者送國子監讀書洪武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十八年會試廷試自此三年一度開科以爲定制鄉試舉人會試下第亦入監讀書雖重進士科而舉人監生出身者亦並用夏原吉舉人爲戶部尚書方賓監生爲兵部尚書虞謙監生爲副都御史蔚綬監生爲禮部侍郎呂震舉人爲禮部尚書吳中監生爲工部尚書給事

中有缺亦於監生內選用盖
祖宗立法惟才是取而不計其出身也厥後歲貢之
人類多衰老不能自拔於是低昂太甚非進士不
能致公卿雖舉人至公卿者亦鮮矣近年建議選
貢尋復停止于以爲不必選貢也但行巡按御史
巡歷去處於屬官不必計其出身貪汙者雖進士
亦黜㢘謹者雖監生亦舉則進士不敢以黄甲自
恃而舉人監生亦知奮迅而盡職矣不特監生也
吏員之中亦有淳良㢘謹者亦一體推薦是亦振
作人才之一端也

國初定科舉程式第一塲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塲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塲時務策五道文義取其窮理論策判語取其可以適用也今之司文衡者止閱初塲七篇而於論策則畧而弗視間有長於論策者則又以其初塲欠醇置而不取以致士子疲精神竭目力終日用心於經古講說之間而於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俱不暇及甚至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不識字畫偏旁者往往有之唐以詩賦取士猶得博覽群書宋有博學宏詞制科大科以故博

學之士得以進用今之所務者雖曰經義寔未嘗探究聖賢之本旨體驗於身心不過剽竊模倣而已乃使博洽多聞之士老死於岩穴而不得用豈不可惜也哉

宋時狀元皆出爲僉判欲其習知民事此法最善國初狀元并一甲進士雖授京職然亦有遷轉外任者如張顯宗洪武二十四年第一甲第二名初授編脩歷任太常丞國子祭酒仕至交趾布政使韓克忠洪武三十年狀元授修撰任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守溪長語亦載陳文以講讀官出爲雲南布

政使令之翰林惟以文字爲職坐覩公卿之位而
已夫天之生才將以用世君之設官本以爲民也
汲龔以侍從而出守淮陽司馬光以諫院而爲翰
林學士古之用才如此何不使之内外更歷以成
全才乎予又有一說焉使在京各衙門官員俱如
宋制輪對在外官員來朝以公事至者俱得召見
則下情得以上達而無壅蔽之患内外輕重亦不
至於太懸絕矣
丞相之名雖始于秦而相則久矣傳謂黄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舜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伊

尹仲虺相湯傅說相武丁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皆謂之相盖古之六卿皆謂之相而不專於一故權不下移至秦悼武王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丞相之名盖自此始而秦始皇因之二世又以趙高爲中丞相漢仍秦制以蕭何爲之改爲相國後復爲丞相後漢置三公以丞相爲司徒三國六朝或爲丞相或爲司徒唐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皆宰相之職後以太宗甞爲尚書令避不敢居其職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以其品位崇重不輕授人

而以他官參議故有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之名貞
觀八年僕射李靖有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
章事始有平章之名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
始此自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宋仍
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又有參知政事下
宰相一等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
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別置中書門下侍郎

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後又改左右僕射爲
左右丞相元制左右丞相
國朝因之至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始罷中書省陞
六部尚書爲正二品而革去丞相夫古者三公論
道六卿分職豈可使一二人專制天下之事以總
攬權柄乎
皇祖之見可謂一洗前代之陋眞久安長治之策也
永樂間始設內閣命觧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
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止是代言備顧問而
已厥後官日益尊權日益重

朝廷且爲輔臣而閣下亦以輔臣自任無宰相之名
而有宰相之權矣居其位者固皆碩德重望之士
然天下重務必須身親經歷而後知之真今惟起
於翰林者方得進閣無乃太拘乎

今制初六年一次武舉考選將才天順弘治間屢有
更定後因不得真才停止嘉靖初兵部尚書彭澤
題准舉行更加隆重武舉有錄設宴迎送第一
人歸第一如文舉之制今復改爲三年一試而各
省鄉試亦皆有錄比昔益加隆重矣鄙見以爲選
將與校士不同若用之於腹裏軍政則取其廉謹

才華之美至於邊庭斬將搴旗之士必須曾經戰陣諜勇素聞者始可以當之古之名將起于行伍居多若徒以文義求之雖讀父書如趙括者亦將安用况今之所試論策皆下第生員所能者縱使長於騎射亦不過一人之敵耳恐未足以知眞將才也然又必假其權而久其任則士卒歸心得以專制行事既欲責其効死又不當以文法繩之雖有小衂亦如秦穆公之宥孟明視則人知感恩圖報而自然盡力矣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十一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十二

吳興顧應祥

雜論三

蘇州人慣作小說而事多不實葢蘇人好文往往以傳聞之言文飾而成書故也姑舉一二言之祝允明野記云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覬

上又欲除之一日忽問覬其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覬對曰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

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覲退覲知不免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麪煎炙如犬穢狀家人潛布諸途拾啖之既久人以爲真狂　上聞乃置之徐禎卿翦勝野聞則云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狂病顛啖汚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放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乆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

還奏　上不爲疑　上晏駕始出優游以終孤樹
衮談又云袁凱洪武中爲御史　上一日録囚畢
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復命　上曰朕與東
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
後徙松江華亭及考謨烈輯遺又曰周王有罪太
祖欲誅之太子晝夜號泣爲之代請　太祖不能
决召問御史袁凱對曰　陛下欲誅之法之正太
子欲宥之心之慈　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于獄
明日視朝問劉基基對曰創業之君法不可不嚴

守成之主法不可不寬

太祖意遂决宥周王罪一事而四處不同如此可見其安也

野記云洪武中造中山王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徑擊壞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　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今在江陰良

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予在南京刑部詢魏國及六公子天賜皆云邪有此事盖妄傳也野史又云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出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江在京城清凉門外巳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守之居舟旁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予在南都出清凉門外詢之亦無此事又汪廣洋謫廣東參政

太祖有勑賜死載御製文集而野記乃謂甫出國門有詔切責遂自經如此之類甚多

孤樹裒談載客座新聞云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

寓宣州

太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謁曰將軍恃霸我當有財賄

納贐

太祖叱之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以霸視我耶

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及抵

宣見州治西一草廠處一老僧

太祖仗劒叱問僧亦叱

太祖揮劒向僧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

耶語遂相投乃曰君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云夫金碧峯乃陜西乾州永壽縣人姓石名寶金自幼依雲寂温法師爲僧及長往西蜀從如海真公悟道入五臺山至正戊子元順帝召至燕都賜號寂照圓明大禪師主海印寺　國朝洪武二年召至南京住天界寺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稱[illegible]旨四年六月卒宋濂撰舍利塔碑大明一統志及宋學士文集開載明白備細今乃平空揑出寓宣州及定鼎金陵一節妄誕之甚

孤樹裒談載傳信錄云明天淵鬚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鬚如故

太祖登極召至惟而問之曰汝不樂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留鬚何也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又載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死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后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

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詐曰大藏經在某函某卷檢視果然乃釋之此二說一則形容復見心之不仕一則形容詐笑隱之博覽然皆妄也復見心乃江西豐城縣人以冬至日生取名來復初從法喜禪師後住吳天平山兵亂避地慈溪天寧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建會鍾山奉勑升座說法慰勞優渥善吟詠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初未嘗仕元爲學士宋景濂蒲菴禪師像賛及一統志可考未聞其被誅也又按釋教中自有一種不剃鬚者今雲南有阿吒力僧綱司僧俱不剃鬚能念呪降龍向在南京牛首

山見金碧峯像亦不剃鬚但不知復見心曾剃否

翦勝野聞云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賜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

幾告薨亟報

帝帝蓬跣担紙錢道哭至太傅家命收斬醫徒夫人

大哭出拜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周

其喪事而去及 國朝謨烈輯遺云魏國徐達背

疽初愈

太祖召至賜食有馬肉魏公不食

太祖曰朕聞卿瘡愈甚喜故殺百金之馬以與卿食而卿乃不爲朕一舉筯魏公不得已食之既歸疽發而死

太祖甚追悔之葢

太祖之待魏公恩禮甚厚初未嘗有意於毒之但知殺駿馬以待功臣而不知馬肉之爲疽害故也二說不同皆好事者附會之言

祝允明野記云姚廣孝初事

文皇未見親寄良醫劉觀薦其能卜　召問曰爾能卜乎吳語對曰會　上曰何術曰觀音課　上曰

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
內衣帶解奉于　上祝旣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
又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欲做皇帝乎　上曰莫
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
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
報
上與　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服同入肆沽酒
使者因謂袁試看十人如何珙起拜　上前曰殿
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皆護衛長官也

及還宮召詳扣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
鬚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有
遊客到府妖言觧還原籍至直沽入冊以一大桶
盛衣鑷之舁之入府一年有半鬚已及臍召衣視
之衣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但費
力耳此盖言　文皇在北平時事及後又云姚廣
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鉼缶密甃之口
向內其上以鐵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鍛

聲　懿文嘗至燕邸開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
疾此又言
文皇未之國時事也按　文皇起兵在　建文即位
之後　懿文未薨之時
太祖在上東宮已定　文皇豈有異謀乎况禁中機
密之事何人洩漏而乞明知之乎其妄誕甚矣
按廣東黃瑜雙槐歲抄紀姚少師事實畧云姚廣
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年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
癸丑請給度牒刻意爲詩　詔遣高僧分侍諸王
衍往　燕府住持慶壽寺遂預靖難功壬午拜僧

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官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以勑諭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於　武英殿奉旨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資善大夫祖毋周氏毋費氏俱夫人併本身共五道廣孝雖復姓名而不畜髮娶妻故也又記柳莊相術畧云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遂家鄞嘗游東海普陁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當以術顯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辯之

又使懸五綵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然後授以術且曰予當出我右愼勿洩也浦江戴良爲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　建文在東宫聞其名亦嘗召見使相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正蔡禮齎幣聘至北平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賜無筭謀必與焉己卯遣歸而靖難起事矣到家爲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
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家
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又紀金尚書際遇畧云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見一婦人於榜廊下哭
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
軍飲畢即行矣袁心憐之徃見其夫夫曰我韓嶺
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旗人賂旗軍
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他日當大貴
此行勿憂因代償酒價貸米二斗臨行囑曰登舟
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

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厚謝之沿途惟用卜所得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因薦袁又召之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燕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方十歲即授檢討還鄉支俸觀其所紀三事皆詳細有據則廣孝未嘗以卜顯而薦袁珙者乃金忠也

水東日記載萬奎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墮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萬奎姓鄭福建長樂縣人爲廣州府學教授其父琳號耽犁生練子寧嘗爲作賦而張顯宗爲之跋故有是言張顯宗福建汀州人也洪武二十四年一甲第二名是年狀元乃許觀詢諸汀人云是年先取許觀爲狀元後改顯宗今狀元坊見在舊監規祭酒張顯宗司業韓克忠計其爲祭酒適在建文中是矣但謂往江西起義兵則不然一統志汀州人物條下載張顯宗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爲編脩遷太常丞國子祭酒後出爲交

阯布政使有惠於民夫交阯布政司乃永樂五年所設豈有起義兵之事乎張芹備遺錄亦不載近有革除遺事一書不知何人所作乃云祭酒張顯宗備遺錄有小傳亦妄矣查備遺錄許觀即黃觀也後爲禮部尚書起兵上游見大事已去溺死以此推之起兵者其許觀乎

備遺錄載耿清爲僉都御史

文皇既即位清陽爲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抜刃圖不軌者遂驚覺明日視

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之對曰

欲爲故主報仇乃用鐵箒刷其肉至盡親屬連坐者尤衆革除遺事則曰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而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死之夕精靈迭見二說不同近見蘇人所著皇明紀畧云守溪長語言耿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器擢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直立而罵上命抉去其齒猶罵不已至噀血沁

上衣遂命醢之又與前二說不同及查震澤長語雖載有耿清事而不載立罵之說大抵皆傳聞之言也

黃瑜雙槐歲抄云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塲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次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陞善為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教
諭俸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
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鉅釘綴白絲
數縷悠颺日下及拆卷狀元乃花綸嗛其不叶夢
取第二人得丁顯遂擢為狀元子寧次之綸又次
之以黃子澄年少抑在三甲黃瑜之所言詳悉似
乎有據及查江西通志是年狀元乃程以善南昌
縣人江西士夫又云程以善緣事抄沒其狀元坊
見在不知何為改在丁顯也
震澤長語載冷譙有友人貧求濟於譙譙曰吾指一

所徃焉慎勿多取廼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之而不覺遺其引守藏吏以聞執其人訊之併逮譙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譙以足插入瓶中身漸隱守者驚懼譙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及至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不殺汝荅曰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及雙槐歲抄則云譙被逮隱身入板壁中使者鑿壁以獻張三

丰題譙所畫蓬萊仙奕圖 又云君有畫鶴之誣隱
壁仙去予竊有疑焉攄三丰之言冷謙在元中統
初從沙門海雲至元中棄釋從儒遊雲川與趙子
昂於四明史彌遠府覩唐小李將軍畫效之遂以
冊青鳴攄此則冷謙於洪武初爲協律郎已一百
二十餘歲矣既有此仙術當時宋濂諸臣何無一
言及之况其隱去之事或曰在瓶或曰在壁而三
丰又云畫鶴之誣又似乎誣其畫鶴者大抵神仙
怪異之事天地間所必有者然其中間爲好事者
增飾附會者多如近日之赤肚子唐神仙卓晩春

之類可見矣又安知左慈之流不因人之附會而作史者遂筆之於書耶又孤樹裒談載客座新聞所云金箔張遇道流及在金水河採蓮唱歌之事怪誕尤甚恐亦無此事也

尹直瑣綴錄云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爲題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耶況當日
景帝已攖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
知石亨輩置
上皇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
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耶於是彭先生言於李元
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及此及聞此言
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
上頗悟即加疎絶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天順
日録亦云 上一日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 景泰不諱 陛

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無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同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　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二公之論如此予以當時事勢料之恐不能如其所言也初

英廟之北狩因輕敵而陷比與宋徽欽之事不同是時天下大一統我中國既已立　君北虜執一天子將安用之反動中國之兵矣故欲送駕回還本出誠心而　朝廷反無實心迎復之意及鑾輿既返處之南城又從而禁錮之改易儲位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疏諫俱下獄重責同遂杖死南京大理少卿廖莊請朝　上皇亦打八十棍降定羌驛丞於此觀之則當時已有不容並立之勢矣景帝之疾未至不起迎立外藩之事雖未見諸施行而寔有其謀泄于石亨輩故亨等先事而圖之君

待　景泰晏駕之後又不知事勢何如也賢又曰

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夫既知其所舉之非何不正言以阻之乎且

英廟復辟遷　景帝於西内中禁之事不可得而知

陸釴病逸漫記所云宦者蔣安之事斯言固未可

信但既崩之後謚曰戾直至成化十五年方復帝

號其槩可見矣至於亨輩之所以不得善其終者

小人之情意得志滿自以爲非常之功專權怙勢

請託無厭　上心固已厭之而賢之言一入遂加

踈絶又以怨望自取夷滅無足恠者予獨恠夫有

禎之不智也昔者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昭

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

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

矣又何賞之有有禎與石亨輩迎駕復位雖有功

於

英廟比之開疆闢土之功不同而乃安受伯爵居之

要路衆怒群猜勢所必至况既與石亨輩陰謀舉

事又欲裁抑亨輩以自立於無過之地悪可得乎

向使其堅辭封拜退焉自處則名愈彰而功亦不

泯矣惜乎其惟圖富貴而不足以語此也

瑣綴録云
英廟復辟徐有禎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召立外藩不軌事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致二公被殺又云景泰間有禎欲陞祭酒托于少保薦之不得銜之遂誣以重罪以予觀之有禎之心固不可測然少保之誅寔　上意也　英廟拘于南城者七年積憤已久少保乃　景泰親信之臣也以人情度之豈能容乎但于公有保安社稷之功一旦受戮爲可惜耳若夫王文則法之所必誅者也
水東日記云聖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迎復事

上多以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與情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王文爲都御史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官畏文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趍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慮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内閣王一人言豈可憑姑且任其言何能與辯天順日録云初

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始覺其有異謀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説于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勑符取襄世子去也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王文已入閣矣夫水東日記出於葉
盛天順日録出於李賢二公皆目見其事而書者
觀此則王文之誅不謂之誣也不特文也循亦不
能無罪也方　景泰易儲受其重賞不聞苦諫旣
而請立東宮又依違其間屢以遠戍亦不爲過石
亨輩雖貪圖富貴然能密請
太后勑旨扶　上皇復位其名亦正而一槩非之可
乎雖然有禎亦非端人也始建南遷之議已不滿
于輿論旣而改名得進又藉亨輩之力樹立奇勳
以盖前非及見亨輩怙寵肆志又欲用計裁抑以

自取其名正所謂共患易而共利難也黃瑜雙槐
歲抄云景泰庚午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㻶被
弑庶兄都指揮使𤥭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
棠揔兵武都督毅發𤥭情罪寘獄當死𤥭遂遣人
赴京賂用事者奏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少
傅王文端公直難之内閣陳循執筆作半跪狀直
不得已署名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
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濫朝皆太保一部兩尚
書之謡直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

出於一蠻夷吾儕傀死矣又有刑科給事中徐正
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　沂王於所封出
上皇與俱以絶人望　景帝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
又眷所涎者未行謫戍鐵嶺衛
上皇復辟玹巳死發棺鞭屍逮正至驚破膽便溺皆
青遂磔于市果如此言則陳循不能無罪而當時
之事勢可知矣
佛郎機銃原出於佛郎機國正德間子爲廣東按察
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　表赴京予帶管海
道驀有番船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箇城中盡驚

蓋前此del船俱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未有徑
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禀予親至懷遠驛審
視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稱此乃佛郎機國
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見予即差
人往梧州呈禀三堂總鎮太監寗誠總兵武定侯
郭勛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
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分付提舉遠夷慕
義而來不知 天朝禮體我係 朝廷重臣着他
去光孝寺習儀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
跪右腿三日纔叩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分付 大

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且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方可
起送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廂甲
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絨褐名撒哈剌三刃劍
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人皆
高鼻深目如囬囬狀身穿鎖袱披裘以皮爲袴又
以皮囊其陰物露出於外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
乃佛經也後奉　旨許令進貢至京見禮部亦不
拜跪
武廟南巡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
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囬廣東逐之出境䜣乃其

船上帶來者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面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箇以便輪放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箇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彼時正值海寇猖獗遣兵追捕備倭盧都司命通事取一銃兼子應用其外又用木褁以鐵箍三四道來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昇至教場試之遠可二百步在百步內能損物遠亦無力其火藥與中國藥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廣中尚存否後汪鋐爲兵部尚書奏

行各邊俱鑄此銃以備北虜予以雲南巡撫落職
家食一十五年起廢轉北刑部適值胡虜犯順之
後見御史查勘失事揭帖内各墩堡被搶去佛郎
機銃數多胡虜惟恃騎射搶去亦無用也近見浙
中軍門所刻海防圖編畫佛郎機銃每箇約重二
百斤每箇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又有一
架與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國增添之者又有一
種小於佛郎機銃有架可以轉動者我中國原有
此物非佛郎機銃也予謂此銃用於海船甚利以
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鎗火砲之便也

考歷代史傳並無佛郎機國之名止有拂林國元世祖至正間有拂郎國進異馬或者是其國也又唐史西域傳開元中大食國獻馬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云國人止拜天見王不拜也有司切責乃拜遠夷之桀驁如此却其貢而逐之聖明之見遠矣由此觀之則佛郎機亦大食之隣境也

元儒許衡吳澄皆從祀孔子廟庭許之祀始於元皇慶二年吳之祀則本朝宣德十年始入者也丘

氏世史正綱極論二人俱不當從祀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擬謝鐸之言止黜吳澄而不曾議及許衡近見祝允明孔子廟堂續議云華夷之辯有類主奴前元是奴據主位也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僭攘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擯斥二子其疑又安在𢧐愚謂以二子元儒不當從祀則可若以許衡為宋之遺才則非矣夫許衡懷之河内人生於金章宗泰和九年其先世已入於夷地矣不幸而生於其地能以中國聖人之道化導于

夷又能勸元主以中國之法爲治程朱之學任吾宋已禁之久矣乃能倡明於懷孟之間其用夏變夷之功亦不可泯議者或謂元世祖曾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南伐曾無諫阻此又難以責衡也衡生長夷地不知有宋久矣是時襄陽已破呂文煥已降宋祚惟一綫耳諫亦不能止也況止是徒單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衡未嘗有言而即歸矣吳澄亦非宋進士但曾應撫州鄉舉中式世亂而隱既以道學自任不出可也

雲南地方有一種玀玀不食塩者至老則化爲一獸

將化之時蠢然生出二牙子孫俱不相識即於深山無人之處掘一坑并置於坑中以牛羊肉併置於內以備其食上以木閣覆土於上其子孫田家以玀玀卦上之知其何日當化啓而視之則化去矣其獸名曰秋胡予初聞吏卒言不信詢諸鄉士夫亦云然蓋間一有之也此亦夷方一異事漫錄之於此

楊用修丹鉛錄云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摠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

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劉逯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予未敢以爲然按史記註禹生於四川茂州文川縣石紐山一統志石紐山在石泉縣南是矣古人云死則同穴未聞以所生之地爲穴也史遷文雖簡古因禹穴在會稽故帶探禹穴三字亦不謂

之重復李白之書殆必唐之文人好事者以此呼之耳陝西通志載漢中府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山穴傍鐫禹穴二字古碑已剝落亦古之好事者所爲也

衡嶽岣嶁山相傳有禹碑韓昌黎詩曰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玉樹猿猱悲文公朱子考異以爲傳聞之誤蓋朱子嘗與張南軒登衡山絕頂不見是碑故耳然昌黎詩云道

人獨上偶見之則亦據道人之言而未嘗親見又曰千搜萬索何處有則此碑在唐時已泯沒無跡矣近時長沙知府潘鎰在於嶽麓書院後山得之乃宋嘉定間賢良何致字子一者所刻者也傳之士夫間咸以為神物再出南都司馬湛元明先刻于楊州甘泉書院又刻之於南京心泉書院比因碑後何致等數字剥落難認搨碑者遺漏止存右帝禹刻四字元明跋語以為必漢唐人有所考據而題之夫嶽麓書院正係朱子與南軒講學之所若漢唐有此題朱子豈不見之耶楊用修愍撰又

刻于雲南安寧州譯出其文又有沈鎰亦譯出其文而句解之皆以爲眞禹刻也予按山海經郭註云衡山即南嶽俗謂之岣嶁山非別有岣嶁山也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觀此則禹所刻者疑即金簡之字或祭告紀功之文今之譯出者不類三代以前文字且何致以宋嘉定壬申游南嶽得是刻於石壁乃宋寧宗時也去禹已

數千年矣而衡山之石刻尚在自何致斵刻于嶽麓之後迄今四五百年而遂無跡何耶故予未敢深信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十二終